

## 第六十五章 大宗師，黑布，謎語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雪還在下著，圓中石磨旁的範思轍終於拉完了五十轉，氣喘籲籲地扶著石磨，隻覺得渾身腰酸背痛，根本直不起腰，而臉上的汗水化作熱氣蒸騰而起，遇寒氣而白，看上去就像整個人都在冒煙一樣。

“擦擦，然後換身幹爽衣服，免得凍著了。”海棠遞了一疊整整齊齊的衣服給他。

範思轍氣苦地搖搖頭，進裏屋去換了衣服，不一時從屋裏出來，嚷道：“又沒個洗澡的地方，渾身汗臭味怎麼辦？”

海棠看了他一眼，笑道：“大冬天的，你哥作的那套東西又沒運到上京來。”

範思轍忍不住又搖搖頭，說道：“我哥把我趕到北邊來...可不是為了讓你折磨我。”

“玉不琢不成器。”海棠麵色平靜說道：“狠得在皇宮裏聊天時，範閑曾經說過一句話，我覺得很有道理。”

“什麼話？”範思轍好奇問道。

“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誌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動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”

其實，範閑說孟子這段話的時候，想著的是北海畔，草叢中的海棠春景而已。不過範思轍和海棠並不知道那人的齷齪想法，範思轍聽著這段話，隻覺一股寒氣往頭頂在衝，顫著聲音說道：“晚上...不會還沒飯吃吧？”

海棠微微一笑說道：“晚上不在這兒吃。”

說話間，園外有人極其恭敬地接了一句：“二少爺，晚上屬下作東。”

範思轍大訝於此人接話如此自然，回頭望去。一見竟是王啟年！在它鄉驟遇親人，想著這些日子裏的苦楚，想到馬上有可能脫離苦海，範思轍神色激動。哇哇怪叫著，往籬笆牆外衝了過去。

“吃完飯，還是要回來的。”海棠在後麵輕飄飄丟了句話，穿過漫天風雪，鑽進了範思轍的耳朵裏，讓他打了絲寒顫，無比失望。

等他衝到了籬笆處，才回身惡狠狠吼道：“我是來上京掙錢地！不是來當苦力的！”

海棠已經複又坐回了躺椅上，麵無表情說道：“一千兩銀子，哪有這麼容易變成一萬兩？我就覺著範閑把你逼的太狠。不要忘了，你的銀子現在都在我手上。”

籬笆外地王啟年對範思轍使了個眼色，示意這位小爺最好別得罪朵朵姑娘。連小範大人在這位姑娘手上都沒落個全屍，您這是何苦來著？

範思轍氣惱地悶哼一聲，推開籬門。

王啟年笑著對簷下的海棠行了一禮，說道：“海棠姑娘，那我這就去了。”

海棠望了他一眼。忽然靜了下來，半晌後才說道：“王大人，你真準備這麼急著讓他接手崔家？”

王啟年心尖一顫。實在想不到對方竟連範提司的這個安排都知道，不清楚範閑與海棠之間究竟有多少默契，隻好苦笑著應道：“姑娘這說的什麼話？”

對於範思轍的安排，海棠當然清楚，微微一笑，也不再說什麼，隻是叮囑道：“才開始動手，你不要太著急。”

王啟年讓下屬給範思轍取了個笠帽與雪披罩著，一方麵擋著風雪。另一方麵也是遮著他的容顏。然後他對海棠行了一禮，便準備離開這座皇宮旁上的田園。

“最近的那封信，您也看了？”海棠半倚椅上，似笑非笑望著籬外欲行的王啟年。

王啟年聞言一怔，滿臉苦笑道：“職責所在，海棠姑娘恕罪，還請信中代小老頭兒分說幾句，讓提司大人別欺負我家閨女。”

海棠啾啾笑了起來，心想這位慶國鴻臚寺常駐北齊居中郎、王啟年大人，果然是個有趣之人。

圓外安靜了下來，海棠就這樣合衣在椅上閉著眼睛睡著了，上京今日風雪交雜，呼嘯而過，聲聲噬魂，寒氣逼人，這位村姑在這般冷酷的環境中睡地極為安穩，唇角似乎還帶著微微的笑容。以她驚人的修為，自然不在意外寒侵體，反而卻能比平凡人更容易親近自然，比如春時柔媚地自然，比如冬時嚴酷的天地。

雪，一片一片一片，在天空漸漸繽紛，簷下穿著花棉襖的姑娘睡的很舒服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海棠緩緩睜開雙眼，清明無比的眸子裏映著簷外紛紛落下地雪花，還有簷畔漸長的凝冰，不由閃過一絲喜悅與滿足。

“老師，您來了。”

...

圓外玉泉河畔的石徑中，厚雪早鋪，此時有一人正緩緩踏雪而來，風雪仿似在這一瞬間消失了一般，隻聽得見那人每一步落在雪上，所發出地沙沙之聲。

那人的雙足沒有穿鞋，就這樣\*\*著踩在雪地上，堅定而誠懇，不一時便到了圓子前方，伸出手，輕輕推開籬門，徑直走到簷下，伸出手掌在高興的海棠腦袋上輕輕一撫，說道：“來看看你。”

天下四大宗師之一，被世間萬民視為神祇的苦荷國師！

如果讓範閑看著这一幕，一定會腹誹對方長的如此平常無奇，比竹帥差遠了，甚至都不及葉流雲腳踏半舟逐浪去的風彩。

尤其是當他取下頭上的笠帽，露出那顆大光頭後，更沒有了一絲超然世外的脫離感，隻是一個很簡單很常見的老人而已。隻是他身上那件純白色地樸衣，\*\*著的雙足，宣示著他的苦修士的身份，雖然當年從神廟回來之後。他就再也沒有進行過一次苦修。

海棠恭敬無比地向老師深深行了一禮，然後請這位人間最頂尖地人物入屋，奉茶，如小女生一般。滿臉天真爛漫地坐在他的身旁地上，也隻有在這位大宗師的麵前，海棠才會順從的如此自然。

苦荷麵容清曠，雙唇極薄，雙眼陷地極深，目光卻是更加深遠，他帶著一絲憐愛之色，看著自己真正的關門弟子，微笑說道：“為師自西山來。”

海棠麵露異色，吃驚問道：“找到肖恩大人的遺體了？”

苦荷緩緩放下手中茶杯。眼中含著一絲笑意，說道：“在絕壁間的一個山洞裏，發現了這位老朋友的遺骸。”

海棠皺眉道：“西山絕壁？”

苦荷自南方歸來後。便閉關不出，北齊有些人猜到這位大宗師應該是受傷了，卻不知道那一場發生在沒人知道地方的恐怖決鬥...的另一方是誰，有人猜是四顧劍，有人猜是葉流雲。還有人猜是慶國隱藏最深的那位大宗師，誰都沒有想到，是五竹與他兩敗俱傷。

而苦荷傷好之後。開關第一件事情，便是細細查問肖恩回國後的動向，雖然這位大宗師對於皇宮裏那對母子的鬥氣有些隱隱恚怒，但是天一道秉承神廟之風，極少干涉政事，也不好說什麼，但對於肖恩地死活，這位似乎外物早難縈懷的大宗師，卻是十分看重。

西山那處絕壁已經搜索了許多次。山上山下都沒有找到肖恩的屍體，這成為了北齊朝廷最刺骨地一個問題，如果那位老人還活著，隻怕被軟禁在府中的上杉虎會重新活躍起來。

不過對於海棠來說，既然狼桃師兄斷言肖恩被彎刀一刺後，生機全無，她自然會相信。

苦荷大宗師，對於自己首徒的判斷也沒有懷疑過。

所以北齊人隻是在思考一個問題肖恩的屍體究竟在哪裏？

...

不知道花了多大的力量進行搜尋，西山被翻了個遍，也沒有找到肖恩和那位神秘人地下落，畢竟北齊人怎麼想也想不明白，這個世界上居然有人能像壁虎一樣，在西山如鏡子一般光滑的絕壁上爬起來。

後來是苦荷國師發了話，北齊人悻悻停了搜索，沒想到這位大宗師竟然是放下身份，親自前去查探。也不知道苦荷花了多大的功夫，才終於在這大風雪天裏，在絕壁山洞裏發現了肖恩的屍體。

海棠吃驚地看著老師，這才注意到老師的雙腳踝部有一道小小的傷口，關切問道：“那處絕壁怎麼下得去？”來不急問肖恩的問題，她最關心的當然是苦荷的身體，畢竟老師如今年歲大了，而且又才傷愈不久。

苦荷輕輕搖了搖頭，微笑歎道：“下去有些麻煩，卻不是做不到，係根繩子就好了，隻是想不到狼桃逼下崖去的那人...竟然可以輕易逃脫。”

海棠微低著頭說道：“或許他身上帶著勾索之類的物事。”

“勾索也沒有借力地地方。”苦荷含笑望著她，“你先前如此吃驚，當然也是記起來，西山絕壁的模樣。”

海棠歎了口氣道：“這事情真是想不明白了。不過事情已經過去了好幾個月，難道肖恩大人的遺骸沒有被山間的蒼鷹吃掉？”

苦荷兩道如雪般的眉毛微微一飄，溫和說道：“那山洞極淺，按理講，早應有凶禽來助肖先生上天，沒想到我沿繩而下，看見的竟是肖先生完好如初的遺骸，他的身旁倒是倒斃著幾隻死鳥，鳥兒都已經化作了枯骨，偏他的屍體除了有些脫水之外，沒有腐爛。”

海棠聞言一怔，旋即平靜笑道：“好厲害的毒。”

苦荷輕輕點了點頭，很平常地轉了話題：“說說範閑這個年輕人吧，我對他很好奇。”

海棠心裏咯噔一聲，麵色卻沒有一絲變化，微笑將範閑在上京中的所作所為都講了一遍，知道此時再也無法替範閑遮掩什麼，輕聲說道：“肖恩出京後的那夜，範閑一直呆在使用團，不過沒有人親眼見過他。我第二日去的時候，他正躺在\*\*...當初師兄便認為那名與肖恩一起墮崖的黑衣人就是他，而且他確實也是極善用毒地人。”

這個世界上的人，曾經接觸過神廟的。隻有肖恩與苦荷兩個人，如今肖恩已死，就隻剩下了苦荷。皇帝將肖恩千辛萬苦地救回北齊，苦荷卻一力要殺他，如今知道範閑可能是肖恩臨死前最後見到的人，以苦荷對神廟之秘如此小心地態度...海棠不知道自己這番話會給範閑帶去什麼麻煩，隻是她知道麵前這位看似柔和的老師，實際上一位智珠在握的大智者，先前轉了話題，自然是點一點自己。

出乎海棠的意料。苦荷沒有繼續這個話題，反而是意味深長地望著她笑了笑，又飲了一口杯中的清茶。說道：“朵朵的茶，越來越好喝了。”

“老師謬讚。”海棠溫柔回道。

...

“我想，我知道範閑是誰。”苦荷忽然很輕柔地說道，這句話無頭無尾，讓海棠有些不明所以。怔怔望著老師。

苦荷緩緩站起身來，麵上浮出一絲很醇和的笑容：“這個年輕人來北齊之前，為師出去了一趟。還受了傷，我想你一定很好奇，這個世界上有誰能夠傷到我。”

國師苦荷，代表著北齊的精神氣魄，所以他受傷的事情一直隱而不發，海棠雖然知道，但卻從來沒有從老師的嘴裏聽到詳細地過程，此時一聽，頓時凝起了注意力。

“是一個瞎子。”苦荷轉身。望著徒兒圓外的風雪，悠悠說道：“是一個為師很多年前就見過，而且從來沒有忘記過的瞎子。”

海棠大驚，心想這個世界上有人能夠傷到老師，已經是件很驚世駭俗地事情，但沒料到對方竟然不是位世人皆知的大宗師，卻是位...瞎子！

苦荷繼續悠然說道：“很奇怪的是，這位實力很恐怖的瞎子...卻似乎忘記了一些事情，忘記了很多年前，我曾經和

他見過一麵。”

海棠安靜地聽著。

“這個瞎子已經消失了很多年。”苦荷的臉上笑容再起，“沒想到忽然間又出現在這個世間，而且第一個找地人就是為師，說起來，為師這顆早已古井無波的心，竟也有些隱隱驕傲。”

海棠愈發地聽不明白。

“這個瞎子，曾經教訓過四顧劍那個白癡，曾經把葉流雲打的棄劍不用，終成一代宗師。”苦荷歎道：“我當年就猜到是他，隻是沒想到他這次會主動找上我，這和他往年秘不見人地風格完全不一樣。”

海棠忽然開口問道：“莫非這個瞎子，就是那位最神秘的大宗師？”

苦荷搖搖頭，那雙似乎能夠洞察一切的眼睛也流露出一絲迷惘：“不是，瞎子他從來不需要這種虛名。至於我們四個人裏最神秘的那位...應該還一直在慶國的皇宮裏。”

海棠有些不明白，既然沒有人見過那名神秘的大宗師，為什麼世人篤定有那個人的存在，而且那個人存在於慶國的皇宮裏？

“道理很簡單。”苦荷笑了起來，“很多年前，四顧劍曾經嚐試過三次入慶國皇宮刺殺他們的皇帝。”

海棠驚訝地輕聲一喚，她此時才知道，原來東夷城地四顧劍，竟然做出過如此瘋狂的事情，不過以大宗師的境界去當殺手，就算慶國皇帝是天下權力最大的那人，隻怕也很難抵擋。

似乎猜到她在想什麼，苦荷輕聲說道：“知道這件事情的人，都和你的想法一樣，認為四顧劍有很大的成算...可惜，在一個月之內他接連失敗了四次，雖然沒有受傷，卻也沒有任何成效。”

海棠皺眉道：“那個瞎子...當時在不在慶國皇宮？”她始終認為，能夠傷到自己老師的瞎子，才最有可能是那位神秘的大宗師。

苦荷微笑著搖搖頭：“瞎子那時候正和葉家的小姐，在慶國的江南，修那座內庫。”

“葉家小姐？”海棠更加震驚了，雖然她是如今天下年輕一代裏最出名的人物，但也知道老師今天說的這些當年秘辛裏，每一位都是怎樣的了不起。怎樣地改變著這個世界地模樣。

苦荷很柔和自然地將話題轉了回來，回身望著海棠說道：“這下你明白了吧？”

海棠睜著明亮的雙眼，搖了搖頭。

“範閑是誰？”苦荷平靜看著自己的女徒。

“範閑就是葉輕眉的兒子...葉家女主人地兒子。”

...

海棠在震驚之餘，更是一頭霧水。範閑...南朝戶部尚書的私生子，怎麼又和葉家扯上了關係？葉家？當初那個以商製天下的葉家？那個設置監察院，修了內庫，延綿遺威直至今世的葉家？

苦荷搓了搓手，坐了下來，歎息道：“肖恩後來一直被陳萍萍關著，所以不知道葉家小姐的身份，為師卻恰好知道。瞎子他隻可能是葉家小姐的仆人，這次將為師調出上京，自然是要方便範閑做事。範閑的身份便浮現了出來，他就是葉家小姐的後人。”

海棠搖了搖頭，當著老師也敢於發表自己的意見：“雖說這般推理可信。但是太勉強了些，萬一那位瞎...大師隻是不甘山中寂寞，才出山挑戰老師，與範閑北上一事並無關係。再說當年的葉家不是被滅了門嗎？...”

話還沒有說完，苦荷已經笑了起來：“一件事情不能說明太多問題。但是你想想範閑如今在南朝地官職，再想想他從澹州出來之後，南方朝廷裏的異動。太多的細節組合起來，事情地真相就很明白了，不要說什麼滅門的話，當年葉家的掌櫃都還活的好好的，南慶朝廷裏地有心人，為葉家小姐保留一絲血脈，也不是什麼出奇的事情。”

海棠愁極反笑，一時間竟是不知該如何言語，老師說的對。範閑就算是範尚書地私生子，就算他有詩仙之名，高手之實，以他的身份地位，也遠遠不可能企及如今的高度，更不可能，左手執監察院，右手掌內庫監察院與內庫，這

不正是當年葉家留給這個世界最厲害的事物！

難道那位時常與自己通信的溫柔年輕男子，身後竟還有這般複雜與可憐的身世？

“你剛才複述了範閑在酒樓上念的那首小辭...”苦荷輕輕拍了一下猶在沉思之中的女徒兒，微笑說道：“你隻從這首小辭裏發現，對方是石頭記的作者，但你仔細體會一下，說不定會發現範閑此人，借此小辭還在抒發著一些別地情緒，比如憤怒，比如不甘。”

夏日上京百歲鬆居之上，範閑與海棠飲酒，酣時曾念一首小辭。

“留餘慶，留餘慶，忽遇恩人，幸娘親，幸娘親，積得陰功。勸人生，濟困扶窮。休似俺那愛銀錢、忘骨肉的狠舅奸兄！正是乘除加減，上有蒼穹。”

冬日圓中的海棠在心中複念著，終於體會到了老師所說的那些情緒，霍然抬起頭來，震驚無比。

此時遠在南慶蒼山中泡溫泉的範閑，如果知道這一對師徒竟然如此草率，憑這首小辭地就定了自己的出身，一定會氣的從溫泉裏跳出來，裸奔至上京，痛罵一番，然後解釋一下，這是老曹寫的，隻不過恰巧和自家的身世有些相似而已。

沒過多久，海棠已經回覆了平靜，柔聲問道：“這件事情，可大可小。”既然知道了範閑的身世，當然能想到他與南慶皇室之間肯定會有許多問題，怎樣利用，是件需要仔細斟酌的事情。

“範閑是葉家後人的消息...讓全天下人都知道。”

苦荷大宗師，很溫柔地說道。

“瞎子？”海棠心中有些微微惘然，不知道怎樣才能盡可能地保護範閑的利益。

苦荷悠悠歎息道：“雖然瞎子...似乎不認識我，但我想，他既然要刻意出手，留下這些線索，或許...正是希望通過為師的嘴，將這個有趣的消息，告訴這世上的人們。”

這位大宗師最後下了結論：“瞎子已經不想再等，他要催範閑加快步伐了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